

【饮饌琐忆】 老济南的“浇汤”

□ 台应新

老济南的方言很有特色，旧时常把“家里有什么喝的东西？”说成“家里有什么喝头儿？”说起老济南的“喝头儿”还真很多，比如家家会做、人人爱喝的甜沫，还有一种消失了多年的“喝头儿”——浇汤。

据我八旬的老父亲回忆，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老济南人都知道什么是浇汤。因为浇汤喝起来有滋有味，做起来也容易。在老济南的魏家庄和西市场一带的小吃摊上，挂有很多“浇汤”的布幌子。浇汤的简易做法是，放上青蒜末和少许盐，根据个人口味可以添加胡椒粉、醋等，如果没有青蒜末，用韭菜切段、香菜末或者碎葱花替代也可，然后滴入少许酱油，淋上香油，最后浇入骨头汤(或白开水)即成。浇汤的关键是汤，正规的做法是用事先熬好的骨头汤，这种汤料主要在较大的饭馆和家庭里用得比较多，沿街的小地摊大多数是用白开水代替汤料。

小吃摊上喜爱喝浇汤的，主要是那些拉地排车、推独轮车、蹬三轮车运送货物“下大力”的人，他们大多是自带干粮，一到中午吃饭的时候，他们就沿街四处寻找有浇汤的小店或地摊，只买一碗既便宜又有咸滋味的浇汤泡干粮。那时卖浇汤的有一个约定俗成的规矩，只要你买了老板的炒菜，喝浇汤是免费的；如果你只喝浇汤，无论你能喝几碗，老板只收第一碗的钱，但是老板也不傻，第一碗浇汤是用熬煮了多遍的骨头汤冲泡，随后就是白开水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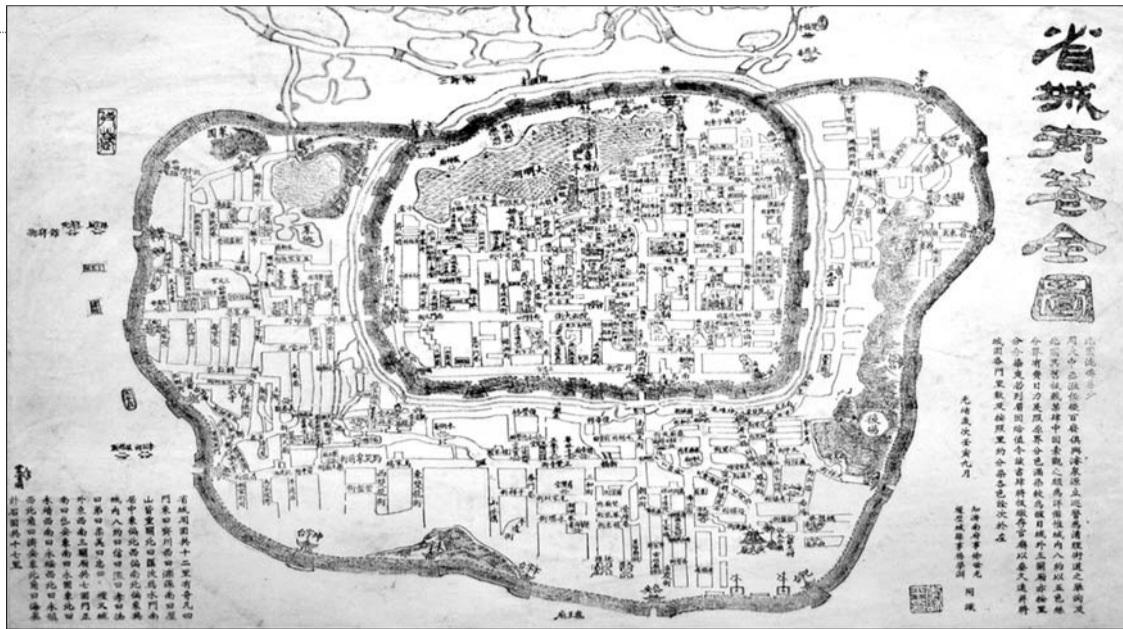
后来，浇汤与焖饼搭上了“吃喝姻缘”。因为吃焖饼时，大多数人都口干，常常再要一碗白开水润喉解渴。老板也聪明，为了招揽和留住老顾客，就把不值钱的浇汤白送给客人喝。久而久之，各个做焖饼的老板都学会了这一惠民措施，所以焖饼店里就形成了一个“行规”，凡是来吃焖饼的都可以享受“套餐”——买一盘焖饼白送一碗浇汤。我父亲说他年轻时就愿意吃焖饼喝浇汤，他常去的有两家小店，一个是西市场里的马家馆，另一个是新市场南门外(原魏家庄西口附近)的一家焖饼店。

再后来，父亲参加工作有了钱，也喜欢吃浇汤丸子。顾名思义，浇汤丸子就是把浇汤里加入了炸丸子和黄豆芽。客人如果想吃浇汤丸子，就只管交炸丸子的钱，老板就会把你买的炸丸子放入浇汤里加热，同时夹入一筷子黄豆芽，三五分钟后上桌，并且喝浇汤全程免费，就如同现在喝羊肉汤一样，羊肉有价，羊汤免费。

在西市场东面的经一纬九路路南，有一个专做浇汤丸子的地摊，老板姓吴。首先他做的丸子是用绿豆面配以萝卜丝和辅料炸制而成，看起来色泽焦黄，闻起来豆香浓郁，吃起来外酥里嫩。每天到他摊前的食客不少是老顾客，他们总是凑在中午时分，闻着扑鼻的油香气味而来，等待着翻滚的焦黄的丸子出锅，这些人爱吃热的，一旦接过热乎乎的丸子，大都会在转身之际迫不及待地往嘴里送入口中品尝。

喝浇汤，实惠便宜；吃浇汤丸子，汤菜俱全。现在几乎已见不到浇汤，留下的只是对老济南餐饮历史片段的浓浓回忆。

编辑：徐静 美编：罗强



省城街巷全图

【流光碎影】

百年老图茹古 世纪街巷涵今

——解读“省城街巷全图”

□ 韦钦国

1904年济南开埠，开启了现代意义上的商业新模式。一个繁华的商业都市渐次发展起来。即使在开埠之前，济南也并非一个完全封闭的城市，当时也算得上繁华之都。前段时间笔者见到的一幅地图，就从侧面证实了这点。

这是一张1902年的“省城街巷全图”，此图纸质卷轴，经过主人允许后笔者拍照留存。全图宽约82.5厘米、高约56厘米，全部为手绘，主要部分用毛笔蘸墨绘成。百多年岁月的打磨使此图发黄变暗，但保存依然完整，除个别字迹稍有模糊外，基本没有大的破损，图示准确，直观再现了一个多世纪前老济南城区及各处街巷原址旧貌。

手绘地图济南少见

为便于说明，笔者将此图分几部分加以解读。第一部分为图右侧，面积占整图不到10%。其中“省城街巷全图”六个字位于右上角，为毛笔手书竖写，字体有点类似现在电脑中常用的大隶，每个字最宽处约6厘米，高约4厘米。“省城街巷全图”下方的几列小字表明了此图的来历，共175字，为小楷，每字大小约0.7厘米×0.7厘米见方。

根据文字描述可以初步得出以下结论：首先，此图当时并不多见，因为此段文字首句即是“此图流传甚少”，表明了当时手绘地图

的稀缺。其次，收藏者应该知道有此图的存在，所以在街头店铺酒肆中“询及此图”，但翻版后将版样存放于官店，目的在于“以垂久远”。再次，此图显然非原图，应是摹本或复制本，这一点在原图志中有较清晰的记载，依据就在于“惟城内八约以五色丝分界”等字样，表明原图部分区间/线为彩色，而笔者见到的这幅为灰色。第四，因为重新进行了分染，所以各处“爽若列眉”，清晰度要高于原图，所以“因给值”，也就是给相关人员支付了一些费用。

此图准确记载了翻版时间与当事人，时间为“光绪岁次壬寅九月”，光绪壬寅年为光绪28年，即公元1902年。当事人为济南知府徐世光、历城县权事杨学渊。徐世光祖籍河北，不是什么名人，但多数人对曾当过北洋大总统的徐世昌应当不陌生，二人实为一奶同胞的亲兄弟，徐世光小徐世昌两岁。1900年，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后将徐世光补为青州知府，没过多久又将其调任济南知府，此图即诞生在这段时间。

此段文字说明的左下角还有一枚边长约2.3厘米的方形章，字样为“李和平”，可初步判断李和平曾收藏过此图。

还原百年前老城原貌

第二部分为此图核心部分，直观展示了济南当时有双重城墙，以

及老济南不断向东、南、西三个方向扩大的历史。两重城墙均为口字型，从东北角的海晏门到西北角的济安门部分重叠，也就是现在大明湖北岸一线，但重叠部分不足内城墙总体长度的1/4。如果将此图与现在的实际情况逐一对比，可以发现更多有价值的信息。如，地图中的内城墙走向与现在的护城河内侧基本重叠，当时地方权力的中枢机构基本都在老城墙上，如布政使司署(今山东省府所在地)、巡抚院署(今山东省人大常委会所在地)、济南府署(今山东省政协所在地)、按察司署、历城县署等官衙一一标注，贡院、府学文庙等文化设施也有相应体现。

外城墙的区域则扩大了许多，东城墙基本就是现在的历山路部分路段。令人略感意外的是，南城墙的位置好像有点过于靠南，差不多是现在的经十路、文化西路之间至杆石桥一线，而西城墙从杆石桥至馆驿街一线。

细看越发令人赞叹，此图不但格局清晰，就连背街小巷也一一标注，是名副其实的“街巷全图”。虽然大街小巷宽窄不同、长短各异，但其位置、名称、方向均有详细、准确记载，连长度也很精确。除此之外，庙宇泉池、城门里弄、城防炮台等都注解详明，清晰而准确地反映了百年前老济南的原貌，让人依稀回到了一个世纪前的沧桑岁月。

内城外城清晰可查

第三部分为布局于左下角的另一处文字，同样为竖排，共11列157字，它清楚地表明，当时济南老城周围约12里许，共有四个门，内城分“信、温、孝、法、弟、柔、忠、礼”八个部分，此“八约”分辖不同的街巷，并用不同的颜色划线。外城一周约17里，东、西、南三个方向共有七个城门，分别是岱安门、永固门、永靖门、永绥门、永镇门、济安门、海晏门。

此图对110年前济南的城内城外面貌作了较详尽的说明，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历史资料，让后人有机会重新解读一座老城曾有的面容，为研究省城历史变迁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如此图在内城墙东南角即现在的解放阁附近标有“珍珠泉”，很明显此珍珠泉并非现在的珍珠泉，应该属于黑虎泉泉系，类似这种古今同名异址的情况在图中还有多处。另外，此图还记载着部分现已消失的街巷，虽散见于史书但现实中却难以找到的泉眼，以及部分建筑及街道名称的演绎过程，对完善城市规划、修复老建筑等有着现实意义。

经查阅史料得知，此图最早应为时任济南候补知府的戴杰所绘，初图成于光绪十五年(1889年)。戴杰到济南后，囿于济南老街小巷众多却无图索查，遂决定亲自走访实地查看并绘成此图。

【口述城事】

“万人坑”前的刻骨记忆

□ 家振

前些日子，从报纸上看到《济南“万人坑”遗址平时基本没人管》的报道，说“‘万人坑’纪念碑竟不翼而飞”。所幸，纪念碑失而复得，并有人前往祭奠，碑旁还有“烧过的残香”。报道中引用了《中华文史资料文库》中一段文字：“……日本侵略军在琵琶山下残暴屠杀我抗日军民，有的被当做练习射击的靶子，有的被当做拼杀刺刀的对象，有的被浇上煤油烧死，有的被活埋……”

我没有看过《中华文史资料文库》原文，但这段文字真实记载了当年日本侵略者的残忍暴行。日本侵略者岂止是对抗日军民射击、刺杀、焚烧、活埋，还丧尽天良地把无辜的百姓，甚至怀抱中的

婴儿投入万人坑，放狼狗撕咬，直到把人活活咬死、撕碎！

这是我亲眼看到的。我亲眼看到日本鬼子把整卡车整卡车的中国人拉进万人坑！这是我亲耳听到的。我亲耳听到那些被狼狗撕咬的人们撕心裂肺的惨叫！

那是我童年时代最恐怖的记忆，也是我一生中最恐怖的记忆！我出生于1934年，我的童年是在济南南辛庄度过的，那正是日本鬼子疯狂屠杀中国人民的血腥年代。当年，南辛庄的南面是不高的琵琶山，琵琶山的南面就是“万人坑”。琵琶山的北面，有一条季节性的小河，河的北面是一片荒地，每当收获的季节，农民们常在那里打场，晾晒粮食。后被日本鬼子侵占，成为军用操场。

我曾亲眼看见日本鬼子在那

里训练狼狗。站成一排的日本兵，一人牵着一头残暴、嗜血成性的狼狗。当一个穿了据说是用帆布做的肥大衣服的人，从对面的荒坟后面东倒西歪、踉踉跄跄地走出来时，日本鬼子就放一条早已野性大发、狂叫着的狼狗过去撕咬。

我曾经亲眼看见，日落黄昏时，日本鬼子把他们外出扫荡抓来的中国人用卡车整车整车地拉到万人坑去，然后，放进成群的狼狗。我曾经亲耳听到被狼狗撕咬的中国人凄惨的、绝望的喊叫，从黄昏到深夜！

直到今天，我依然清楚地记得那位老人。在开往万人坑的挤满了中国同胞的卡车上，那位白发老人双手紧抓着颠簸的卡车车帮，依然站立不稳。苦难的折磨，

死亡的威胁，都难掩他的慈眉善目。也许，他是一位对孩子们呵护有加、循循善诱的教师，或是一位救死扶伤的医生？

直到今天，我依然清楚地记得，记得那位母亲和她双手紧紧搂抱着的婴儿。那个也许还不满周岁的婴儿，依偎在母亲的怀里。他怎么会懂得，可怕的死亡，就在眼前！他还不懂得爱恨情仇，他只会哭，只会用哭乞求人们对稚嫩生命的眷顾。

这无辜、幼小的生命，是不是那万人坑中最小的亡灵？

作为当年日本鬼子暴行的目击者，记下我所亲身经历的这一切，是我的责任。在我们为实现中国梦而奋斗的今天，千万不要忘记过去！要保护好那块纪念死难同胞的纪念碑。